

東西洋考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 西 洋 考

(一)

張 燮 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東西洋考序

澄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產。閭左兒。艱聲切而慣譯通。罷襁畚而善風占。殊足異也。往歲商苦璫苦胥。余條十三議上之。稍見蘇。時詣予引覈。間進而問徼外風土。諸鍾種異。因介司餉金陵王君謀曰。是不可以無紀。並郡誌所逸也。於是孝廉張紹和父。博物善屬辭。延之參咨搜稽。閱月。二洋考成。受梓。予讀而驟然曰。異哉。吾儒之一耳。一目之足以盡海內乎。彼僅隔一帶水。華風夷運。遞閱因陳。不啻陰陽寒暑之代乎其前矣。要以茫茫堪輿。恢恢函蓋。我雖不得文教一之。其指南所至。風橋所屯。西產多珍。東產多鑛。今觀其各區宇者。部領曾護。莫非率也。甓城榔屋。莫非式也。寶帶錦帔。莫非容也。竹輦筒吸。莫非餉也。擊鉦踏曲。莫非節也。灼骨嚙指。莫非盟也。吹蠡飲血。莫非武也。則其異異同者也。獨至嗜殺敢死。枕戈佩盾。朝君暮虜。東奔西掠。不親親而親釋。不問醫而問巫。則諸番類然。寧獨天性。亦漸靡使之耳。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交南諸國。非秦漢。以及國朝。所列冠帶也乎。史稱任延等出守。化行俗易矣。藉非阻距關河。盡臣服之。寧梗化外。而勢不行也。固天所以格夷而令窮於華也。乃我土之民。自倭禁外。疊疊然梯航以導之。幣質以要之。昵之如嬰孩。收之如几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廣生遂。波斯之藏吐耀。紫貝之玩充牣。非天以夷賜華。而不窮於夷。其較著也耶。嗟嗟。朔方開而竟塞。九真郡而

旋罷。無庸溯矣。居夷出關。意念良深。余弗克得之星槎。而習之三老長年。按性習之異同。總百蠻之錯落。可市亦可鬻者。夷耶。綢繆之其奚盡。能生亦能殺者。海耶。疏盪之其奚道。誠得自今一秉於成。波不湧而市不挑。水國浸稱樂郊。獨澄利也乎哉。是編也。足以觀矣。而第曰續稗史之叢譚。資韻士之夢游。非考意也。然自非王君好事。張君博物。予何從以跼蹐陟方外之跡。不更足夸異乎。遂次第以弁諸首。

告

萬歷丁巳嘉平月之廿日西昌蕭基書於李署水心堂

序

漢武聞枸醬而渡夜郎。思走馬而征西宛。算舟車。佐兵革。抽解之征繁興。海內罷敝。唐宋而後。自高駢鑿南海之石。而夷人來市於粵。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市於夷。殊俗從此雜處。雖來賓之屬國乎。而抱杞憂者。虞其習我內地也。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剝餘腥。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視酋長戎王。如挹幕尉。海上安瀾。以舟爲田。兢兢挑釁導引之禁。有如王赫斯怒。埽未靖之鯨鯢。及討不庭而誅後至。此揮篙擻棹之衆。皆瀚海貔貅也。有漢之威遠。而師餉不內耗。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舶政。豈非經國阜財固圉強邊之最便者哉。古設外史氏。掌四方志。重譯獻琛之國。王者皆望祭其山川。混一弘規。固宜兼收夷夏。上下二十四代。戎夷叛服互市沿革之變。史未嘗不特書。然未有倣郡國誌。勒成一家言。闡洋溢聖化。被及遐徼者。余友紹和張君。淹貫史籍。沈酣學海。將收千古歸之筆端。豈於耳目覩記失之。爰次洋考。用補前人所未備。是役也。司餉夢所王公。詣孝廉之船。馳域外之觀。開采訪之局。垂不刊之典。職筦權貨。而不僅僅簿書期會塞責。嘉與賢良方正。講求此道。良足多焉。考中形勝。風俗。物產。針經。水程。莫不稽之記乘。訂以長年。事具辭核。庶

幾無一字虛設。更彙藝文。以明雕題鑿齒之區。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迄之。洋洋乎上國之觀哉。嘗謂四夷產寶。中土產文。登是書於東園西壁閒。卽梯航所貢明珠、大貝、翠羽、文犀。何多讓焉。余所爲掩卷而太息。望洋而興嗟者。始乎算緡。卒乎渴澤。始乎充軍實。卒乎輸內帑。功令所推求。中貴人所鑄削。卽幸不身填巨壑。然實潛於海鰭之吞舟。五方之賈。稍稍掉臂。不肯入澄。今虐璫已鋤。招集此其時矣。昔李勉掌廣州舶。明年夷貨增四五十柁。仁恕之所召也。讀司理如城蕭公所條十三事。切時艱。中流弊。一本仁恕之意。是書成而蕭規具在。執是說以求民瘼。蘄官常。固泉貨盈縮之源。人倫得失之鑒也。豈特鋪張靈爽之廣被。聲教之四訖。跨軼前代而已哉。

月溪主人周起元拜撰

序

昔輅軒使者。握槩懷鉛。採四方之方言。謠俗。以備掌故。然皆震旦以內事耳。島嶼夔隔。波臣聞之。自非躬履其地。未易辨悉。卽履其地矣。自非深心遠綜。安能使萬方千門。指畫無爽也。余備員清漳。謬司權餉之役。蓋漳海國也。其民畢力汗邪。不足供數口。歲張餘艘。赴遠夷爲外市。而諸夷遂如漳窺奧。閒物云。同寅如城蕭公。署郡篆。每與余蒿目相將。圖維舶政。閒進商民。細詢其疾苦。暇則粗及島外事。時有新語。罪罪不絕。惜乎莫有善畫者。莫能圖。而又竊訝諸國羅峙漲海外。大率盡此。據舶人所稱引。何以從來多未通中國。乃先代貢夷。由閩粵來朝者。又何以賈舶不至者多。意必傳呼之訛。乃紀載闕然。良以增慨。誰爲合之。又誰爲分之乎。蕭公謂余曰。子其圖之。已稍稍聞前令陶君。嘗禮聘孝廉張紹和。載筆從事。功未及竣。時孝廉方滅景山棲。強出之。俾竟斯局。自秋杪至冬終。凡四閱月。考旣成。而鏤削亦隨就。余取而竟讀之。始悟舶人所稱某港者。卽古之某國。譬之鴻飛天表。楚以爲乙。越以爲鳧。乃今而鴻常一矣。且夫山河之臚列。風土之畢紱。與夫順逆之異情。強弱之殊勢。成敗之屢變。豐嗇之遞更。試一展卷。洪纖不迷。而又徐存權政始末。凡良有司之所造福。中貴人之所煽殃。華夷兼收。鑒誠悉備。則斯考之大較也。海上人爲余言。中貴人時。每歲橫索珍奇。以獻闕下。名爲方物。商人坐此破產。主上仁聖。下尺一。與商人蠲貸。撤中

貴還都爲漳除殘。有司受事。琅琅宣聖天子恩德。明珠大貝。悉聽賈人自有之。無敢掠此進尙方。今庶幾挾是編以報曰。是職方之外紀。主客之逸叢也。而以供史氏他日之採。無煩輶軒躬訊其地。權臣不敏。藉以不尸素云耳。

萬歷戊午人日金陵王起宗書於三事餘思軒

東西洋考凡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趾、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舶人所稱。尙沿故號。若下港之爲爪哇、東埔寨之爲眞臘、大泥之爲渤泥、舊港之爲三佛齊、麻六甲之爲滿刺加、啞齊之爲蘇門答刺、思吉港之爲蘇吉丹、暹悶之爲吉里地悶、文萊之爲婆羅、貓里務之爲合貓里、往往訛璞爲朴、認魯稱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鄰壤、驗之謠俗、方物始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屬掇、輒書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舶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占城之先爲林邑、在唐爲環王、暹羅之先爲赤土婆羅刹、後又爲暹與羅斛二國、爪哇之先爲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爲干陀利、滿刺加之先爲哥羅富沙、蘇門答刺之先爲大食、卽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尙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況豎儒哉、自非窮搜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爲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明興以來爲略、卽國初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爲尤略、每見近代作者、叙次外夷、於近事無可縷指、輒用此後朝貢不絕一語、唐塞譬之爲人作家傳、叙先代門閥甚都、至後來結束蕭索、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閒探于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

大全要歸傳信。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爲船政而設。故交易終焉。一集中所載。皆賈船所之苦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掇入。或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賈船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強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爲誌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繫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削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閒一展卷。如久病暫蘇。追念呻吟嘗藥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可誣也。卽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船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爲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爲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爲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爲鎔成一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叙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雞犬識路。穆滿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尙多。無論撿剔所未及。卽余自能覩記者。亦僅行其一轡。聊待後人之補人。

東西洋考目錄

卷一

西洋列國考

交趾 清華 順化 廣南
新州 提夷

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暹羅 六坤

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厘把 東埔寨 大泥 吉蘭丹 舊港 占卑

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啞齊 彭亨 柔佛 丁機宜 思吉港 文郎馬神 池悶

卷五

東洋列國考 東番考附

呂宋 大港 南旺 玳瑁 中邦 呂蓬 磨老 央 以寧 屋黨 朔霧
蘇祿 高藥
貓里務 樵老
沙瑤 叻 嚙 嚙 嚙 班 隘
美洛居
文萊
雞

籠淡水

卷六

外紀考

日本 紅毛番

卷七

稅餉考 水餉 陸餉 督餉職官 公署

卷八

舟師考 內港水程 二洋針路 祭祀 占驗
水醒水忌 定日惡風 潮汐

卷九

稅璫考

卷十

藝文考

卷十一

藝文考

卷十二

逸事考

東西洋考

主修姓氏

督餉別駕金陵王起宗校梓

署郡司李泰和蕭基訂正

龍邑令君荆溪吳奕參定

前澄令君構李陶鎔咨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櫬參閱

纂修姓氏

海濱逸史龍溪張燮撰次

東西洋考卷一

西洋列國考

明 龍溪張雙紹和著

交趾清化 順化 廣南

交趾、古南交也。秦爲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趾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爲交趾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承美節鉞。已復并于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綏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蓋於是淪爲夷矣。璉弟璿嗣。爲其將黎桓所篡。貢使不絕。朱史曰。宋鑄使黎桓歸闕。上令條列形勢及事迹。以聞。鑄具奏曰。去歲抵交州境。桓遣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漢乘潮而行。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務爲誇詡。盡出舟師戰艦。謂之水軍。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恒至。展郊迎之禮。桓歛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上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張筵出臨海濱。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噪歡躍。凡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衣。帽以眞珠爲飾。或自歌勸酒。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使館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不受。士卒三千人。悉踈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稷錯立其側。好狎飲。凡官屬養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銳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闇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凡官屬養



事者擯居親近左右有小過殺之或鞭其背實佐小不如意亦捶之黜爲閹吏怒息然屢爲寇害漸失藩

乃復其位有塔其制模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

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苛虐不道李公蘊逐之遂代爲王其孫曰尊稱帝數傳至吳昂無嗣爲其

宋史曰李氏有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

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曷爲王世貢不絕顧時時遣將躡蹂其地高皇

帝蕩平區宇王陳日燿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爲安南國王會日燿卒姪日燿嗣請詔印于以寧拒

之吾受命封先王何得予若日燿乃請于朝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燿嗣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

未幾陳叔明篡立叔明死子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蒼霞集曰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弟

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二十一年黎季犛弑改國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查爲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

季犛弑煒立叔明子日焜旋爲季犛所弑查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閒道懇于朝胡查懼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

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巖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至芹

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巖上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輔右副將

軍發兵分道討之吾學編載上幸龍江禍警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成國公薨詔新

成侯輔行大將軍事兵闢坡壘隘畱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

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煙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又破賊艘

於木丸江嗣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立交陞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

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一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
爲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
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因畱鎮其地而尙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遇外以寧尋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
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墨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沒郡邑十數命成山侯
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利益盛前逼交州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
角平賊升故嘗從征安南者銳而輕敵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槍死成山侯懼
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文武官吏四百七十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
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策利表言前國王遣嗣焉今在老邁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
大學士臣士奇臣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動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
平上曰卿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更遣少宗伯章
二人言是遣少宗伯李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利死子麟立
敵納言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都納言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麟復
僭號紹平僞諡利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求冊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都納言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
大久之死子濬嗣僭號太和僞諡請冊朝貢不絕天順時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大酋黎壽域等起兵
殺琮而立濬弟灝僭號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

救之。占城退走。虜王茶全以歸。弘治閒。灝死。子暉嗣。暉號景純。僞諡宗淳皇帝。暉死。子敬嗣。敬號景純。僞諡宗淳皇帝。未踰年而死。遺命

立其弟誼。僞號端慶。僞諡敬肅宗欽皇帝。誼立四年。死於弑。其酋黎廣度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恣行兇暴。民不

堪命。阮氏圖竊國柄。遷誼別宅。逼令自盡。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竊見故國王黎灝第二子

故臣炤。有子黎暉。堪任國事。乞賜襲封。詔許之。暉號洪順。追諡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卽暉。次子炤。僞封錦江王。

暉生敬。誼。炤生灝。暉。誼被害時。炤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暉。而灝之子僞沱陽王。諱及弟應。以兄不得立。

灝妻鄭綏女。諱妻鄭惟鏐女。是時鄭彊。且握柄於國。立暉非其意也。暉既立。僞尊父炤爲德宗建皇帝。多行不義。國人

惡之。正德丙子。鄭惟鏐。鄭綏。與其黨陳眞。弑暉。而諒山都將陳嵩者。稱陳氏後。以諒山之甲。迫交州。殺鄭

惟鏐自立。陳眞擊走之。嵩病死。鄭綏等共立諱爲主於國。僞號光紹。僞尊灝哲宗明皇帝。其大臣阮弘裕

等。討弑暉之罪。攻鄭氏。鄭氏出奔。時國柄未有所屬。莫登庸諷羣臣推己典兵。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嵩參督。後歸黎

諱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路。諱左。右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篡奪僞國。既得志。漸除諱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諱潛起兵。攻登庸。反

爲所敗。出奔清華。時嘉靖元年也。登庸乃僞立應。僞號統元。追諡明德僞諡應。亡何。耽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國號大越。改元

曰恭皇帝。時諱尙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自稱太上皇。率兵攻諱。連破之。

諱走入哀牢國。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共立之於漆馬江。登庸屢攻不能克。鄭惟僚。以黎寧命來請兵。

下部議。拜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尙書毛伯溫。監督。及督臣蔡經。等。分道入討。乃聚兵以聲恫喝。登庸誘使

納款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代身金人自贖伯溫等爲壇兩軍相距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稱詔赦之廣四通志曰嘉靖十五年皇子生先議碩詔諸夷禮部尙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及黎寧奏至廷議命毛伯溫爲兵部尙書從宜撫勦兩廣督臣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民逆利之裔皆非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宜靜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還以待耶蔡經代之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經問岳曰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令匍匐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國體不可襲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一檄足矣於是兵事調度一屬之岳司馬毛伯溫至岳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略無逾此者然不若罷毋征爲完計顧公策安決耳伯溫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與師遣人上表乞降至是求益懇岳用前言要之登庸初猶倔強岳懼以禍令蚤自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還去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曰張公在吾無恐矣伯溫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參政翁萬達素負雄略諸所策如張岳議乃使通判蘇廷燾傳譯令束身軍門歸地轍印去僭號奉正朔復遣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躬率頭目書士候于南關萬達等開張幕府設龍亭復以黃幄傳令開關登庸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凱旋伯溫等加秩有差廷議黎寧非眞黎氏後以登庸爲都統使鎮安南然帝其國自如也登庸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宏灋幼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畱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歷閒莫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懷子鄭檢立黎暉後維邦爲主維邦死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詣督臣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時維潭心難之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先世雖篡逆今日乃國家外臣也使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築

壇受降如登庸故事。廣東通志曰維潭抵關同知黃字李陶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復仇

臣世以衛黎非冒黎也然則何伴通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通也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

曰權傲爲之立銷矣至安插猶待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通也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

既夷使衛兵阮維潭等語塞趙白維潭曰謹遵命黃字還報授禮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辰開關先夷扛

次夷使衛兵阮維潭等語塞趙白維潭曰謹遵命黃字還報授禮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辰開關先夷扛

著衣履同臣書五拜三叩頭訖進服罪表次進金人代身姑令戴罪還國候旨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候

龍亭前赴左江道請用賓主見又請稍降階俱不從黃承祖從旁厲聲示維潭今復國不費檳榔半咽何

斬四拜遂下拜各頭督臣陳大科疏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

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部議如天科言以維潭爲都統使安南復定萬歷間黎維新嗣維新雖國

主然政無纖鉅悉決於大臣鄭松所擁虛器耳三十五年交南苦饑叛酋集衆掠欽州輒散去督臣戴燿

遣兵討捕之移檄維新自縛叛酋松縛企揚扶安扶忠三人來獻其與粵西連境者歲歲爲南大憂督臣

周弘謨請增兵增餉以需大創云其俗夷獠雜居犷悍喜鬪或剪髮或椎髻口赤齒黑跣足文身暑熱好

浴故便舟善水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驢演人淳秀好學則從古傳爲美譚國中尙知祀文宣王用制科取

士亦猶中華之遺教也其地分十三承政司

廣志曰欲示土地之廣彊分析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

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舊名多更改割裂船人稱東京者即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

類舊名多更改割裂船人稱東京者即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

清化港即舊清化府也是漢九真郡治之地隨唐爲愛州在交趾爲西京今爲清華承政司順化港即舊

順化府也今爲順化承政司

順化府也今爲順化承政司

廣南港卽舊乂安府也。漢爲日南。隋唐爲驩州。今爲廣南承政司。太傅阮某。鄭松之舅也。松旣執國政。阮不能平。擁兵出據于此。威行諸部。某卒。其子始修貢東京。

新州港。卽舊新安府也。今爲海陽承政司。提夷港。亦交趾屬縣。以上風俗。大約與東京相類。尙有汝南承政。山西承政。諒山承政。太原承政。明光承政。興化承政。乂安承政。賈船所不到。附載于此。

形勝名蹟

佛跡山。在交州府石室縣。有巨人跡。句漏山。在石室縣古句漏縣在其下。漢書註。句東究山。在北江府嘉仙山。唐刺史高仙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相傳有金牛山。在武寧縣。唐刺史高仙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驍建塔其上。仙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相傳有金牛山。在武寧縣。唐刺史高仙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夜見光崑山。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洞。山丘嶠山。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安子山。在新安縣。輝十里。崑山。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洞。山丘嶠山。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安子山。在新安縣。縣一名象山。漢安期生得道處。雲屯山。在新安府新屯縣。大海中。兩山。大圓山。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宋海嶽名山圖。以爲第四福地。雲屯山。對峙一水中。通商舶多聚此。大圓山。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獲白象鳳翼山。在三江府夏華縣。三島山。在宣化府楊芑山。在太原府弄石縣。下有隴山。在太原府洞喜二來獻鳳翼山。在三江府夏華縣。三島山。在宣化府楊芑山。在太原府弄石縣。下有隴山。在太原府洞喜中有村戲馬山。在清化府永寧縣。一名遊英山。巍然安鑊山。在清化府東山縣。出美石。漢豫天琴山。在乂壚聲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橫山。在乂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繖圓山。在嘉興州雄艾山。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龍。富良江。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利仁縣。富良江。以達于海。宋郭達破蠻寇于此。如月江。元兵與懷天德江。寇懼討。役民堙塞。天兵旣平。寇重加里隘。次富良江。本朝張輔等破黎寇于此。如月江。元兵與懷天德江。寇懼討。役民堙塞。天兵旣平。寇重加

漫治舟來蘇江。舊名蘇歷江。自交州東北轉而西下直抵銳江。昔有蘇歷者開宣光江。在宣化府曠縣源
楫復通。此故名。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王師弔伐乃更名。來蘇江。在嘉興州蒙縣漢水。封
司入境。流七百餘里。達宣化。海潮江。在建昌府。自阿魯城軍處下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漢水。封
江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海潮江。在建昌府。自阿魯城軍處下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漢水。封
尋大魚登此。門化或龍不得過。驪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一統志曰。源出雲夜澤。梁時有阮賁世為
南寧遠州。先擊破之。賁逃龍溪。在鎮蠻府。廷河。顧昔陳氏夜過江。不能渡。忽見天威。涇。唐高駘以交州至
豪右陳霸先擊破之。賁逃龍溪。在鎮蠻府。廷河。顧昔陳氏夜過江。不能渡。忽見天威。涇。唐高駘以交州至
運不通。鑿開五道。有青石徑。或傳馬威。涇。不東。津渡。在交州府東關縣。瀘江。舊以舟楫往來。阻金溪。究水經
能治。既而震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威。不東。津渡。在交州府東關縣。瀘江。舊以舟楫往來。阻金溪。究水經
朱戴頌。將子名詩。索。擧兵討之。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越王城。在又安府東岸。縣。又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
攻破州郡。為王。馬。援。將。兵。討。之。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越。王。城。在。又。安。府。東。岸。縣。又。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
地故又稱越王。望海城。去交州府。漢書曰。馬援奏言。四千縣。戶三萬二千。遠界大羅城。在交州城
城宮址。尚存。望海城。去交州府。漢書曰。馬援奏言。四千縣。戶三萬二千。遠界大羅城。在交州城
郡唐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城。張伯儀。領王宮。食其田。因名。額曰。交趾。未郡。縣。時。地。有。額。田。隨。潮。上。下。民。墾
所築高駘。修廣之。宋李公蘊。立國于此。領王宮。食其田。因名。額曰。交趾。未郡。縣。時。地。有。額。田。隨。潮。上。下。民。墾
印青綬。後為蜀王子所存。天使館。元傳。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
滅今三帶州宮址。尚存。天使館。元傳。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
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歎曰。士生一世。但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閒下漳上。霧氣薰蒸。仰視飛鷺。點點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
得銅柱。折交趾。滅唐馬總亦建二銅柱。

物產

金爾雅曰。黃金謂之盪孔融曰。金之優者謂之珠。晉陶璜為交州百姓無農辟寒犀。唐開元間交趾進犀
金盤磨一統志謂太原諒山。父安等府所出也。珠。惟探珠為業。以珠易米。農辟寒犀。唐開元間交趾進犀
同其故使者曰。辟寒犀也。珊瑚。曲而堅。漢初趙佗獻赤珊瑚。號絳火樹。犀角。犀三及本朝充貢。山海經曰。

上角鼻一在鼻上鼻上者小而三不墜食角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象牙必削木為偽齒齒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
 宋及本朝貝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廣州志曰貝有八紫貝玳瑁有文解毒兼辟邪海樓
 交趾充實貝最出交州萬寶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傳交趾以南皆有之玳瑁有文解毒兼辟邪海樓
 餘錄之遂片臘手而下但不老則皮薄不堪用耳翠羽爾雅謂之鷩異物志雄赤曰翡翠青曰翠禽被
 而楚辭銅鼓廣州記曰便鑠鑠銅為鼓而闊五尺餘鼓聲隱隱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蟆十二相對初因鄉
 有之與今銅柱之鑄丹砂香洪煉丹求為句漏令奇楠香其香經數歲不歇為諸香之最故買轉高
 制不同銅柱之鑄丹砂香洪煉丹求為句漏令奇楠香其香經數歲不歇為諸香之最故買轉高
 華夷考曰香木枝柯竅露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為大燈所穴蠅食石蜜歸而遺於香中奇楠香油
 歲久漸漬水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近世以制帶錦率多湊合頗若天成純全者難得耳奇楠香油
 真者雖得今人以奇楠香碎漬之沈香圖經曰木類椿樺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交州謂
 油中以蠟熬之而成有奇楠香碎漬之沈香圖經曰木類椿樺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交州謂
 沈香也堅黑而速香南方草木狀曰交趾密香樹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也心與節堅黑沈水為沈
 名者為馬腦香圖出一樹今人安息香西國雜俎曰其樹呼辟邪樹長三丈許刻皮出膠如飴名息香本草
 頗有脂作香中詹糖香往住以皮及薑屑和之難得淳好者蘇合油圖經曰蘇合香今不復見但用如膏油者
 極芬烈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先煎其汁為香膏乃實其滓與買人絹按九真郡蠻年八熱蘭小絲所織也
 諸香畫家多用之其東京布亦尺幅甚狹羚羊角郭璞曰羆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曰羚羊夜宿以角
 色近古本朝充實其東京布亦尺幅甚狹羚羊角郭璞曰羆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曰羚羊夜宿以角
 趾出高角牛白者角亦白是稱明角雄角烏角考工記曰犀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無澤鹿角許氏說文曰
 石山明角大而直者多磊塊故價為昂焉烏角考工記曰犀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無澤鹿角許氏說文曰
 翼曰與陽獸遊山夏玉得陽氣而解角從陽退獺皮取魚水潘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之象坤雅曰羆居則羆角外肉以防物之害已獺皮取魚水潘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馬尾。宋時占城多從交趾蠟。陶隱居云。蠟生蜜中。故謂蜜蠟。蜂先以此為蜜。燕窩。燕食海藻。吐以作卵。生難故多著。義夷人梯取之。王敬美國部疏。謂海人得之。築以貨。此好。奇而誤。入之海。面浮之。胡椒。西陽雜俎。生杯身坐其中。久之復衡。以飛為海風吹泊山。漢海人得之。以貨。此好。奇而誤。入之海。面浮之。胡椒。西陽雜俎。蔓生。根極柔。弱。長半寸。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蟬肉。蓋蟬。鉅者。蟬。大蟹。註。海水之陽。以此貢。乾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則裏子。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蟬肉。蓋蟬。鉅者。蟬。大蟹。註。海水之陽。以此貢。乾肉。以苡薏仁。交南。呼為蘇珠。一名惹珠。檳榔。俞安期曰。檳榔。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度之大。三歸。節似竹。而葉中空。外勁。退立海南。遂然。萬里。嶺表。錄異。曰。安南人。椰。如束。蒲。在上。實如。瓠。繫之。顛實。葉厚。實似扶。留。藤。兼瓦屋。子。灰。競。嚼。之。云。交州。地溫。非此。無以。祛瘴。癘。人。椰。如束。蒲。在上。實如。瓠。繫之。顛實。葉皮。如。胡。蘆。膚。中有。汁。升。餘。食。其。膚。則。不。飢。食。其。汁。則。增。渴。交。州。記。曰。椰。子。有。漿。作。酒。飲。之。亦。醉。○。沈。佺。期。椰子。樹。詩。曰。南。椰。子。樹。香。裏。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林。果。移。根。隨。千。歲。子。南。方。草。木。狀。曰。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二。百。餘。顆。菴。羅。果。一。俗。名。漢。臣。千。歲。子。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搗。之。有。聲。出。交。趾。菴。羅。果。一。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實。似。北。波。羅。密。最。香。甜。志。曰。天。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劉。爾。雅。註。曰。實。如。梨。石。栗。梨。四。五。月。熟。多。食。無。害。北。波。羅。密。最。香。甜。志。曰。天。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劉。爾。雅。註。曰。實。如。梨。石。栗。草。木。狀。曰。石。栗。生。石。罅。間。殼。厚。肉。少。味。似。胡。桃。豆。蔻。皮。異。物。志。曰。生。交。州。出。者。佳。熟。味。劉。爾。雅。註。曰。實。如。梨。石。栗。熱。時。為。鸚。鵡。啄。食。略。盡。故。彼。人。珍。貴。出。日。南。胡。桃。豆。蔻。皮。異。物。志。曰。生。交。州。出。者。佳。熟。味。劉。爾。雅。註。曰。實。如。梨。石。栗。如。石。榴。色。石。南。樹。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其。皮。州。樹。子。剝。核。味。甜。出。武。平。國。樹。南。方。記。曰。子。如。雁。卵。赤。可。食。交。州。記。曰。多。感。華。茂。草。木。狀。曰。薔。生。蕃。國。者。大。而。畱。求。子。草。木。狀。曰。形。如。梔。子。穠。白。色。甘。而。兩。頭。交。多。感。子。黃。色。圍。一。寸。感。華。茂。草。木。狀。曰。薔。生。蕃。國。者。大。而。畱。求。子。草。木。狀。曰。形。如。梔。子。穠。白。色。甘。而。兩。頭。趾。大。交。大。茄。草。木。狀。曰。交。廣。種。茄。宿。根。三。五。年。蘇。木。絳。一。統。志。曰。蘇。枋。樹。出。九。真。南。人。以。染。烏。楠。木。曰。顏。師。古。趾。有。之。大。茄。草。木。狀。曰。交。廣。種。茄。宿。根。三。五。年。蘇。木。絳。一。統。志。曰。蘇。枋。樹。出。九。真。南。人。以。染。烏。楠。木。曰。顏。師。古。名。其。心。似。松。一。統。志。曰。櫻。竹。如。指。大。實。中。黑。色。而。白。點。文。似。棋。棘。竹。肉。厚。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樹。似。棋。欄。堅。緻。可。為。器。櫻。竹。如。指。大。實。中。黑。色。而。白。點。文。似。棋。棘。竹。肉。厚。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有。刺。種。為。藩。落。阻。過。曾。壩。者。也。白。綠。餘。實。味。甘。美。於。胡。桃。人。子。藤。蔓。端。有。刺。子。如。人。狀。燒。之。集。物。志。所。謂。種。為。藩。落。阻。過。曾。壩。者。也。白。綠。餘。實。味。甘。美。於。胡。桃。人。子。藤。蔓。端。有。刺。子。如。人。狀。燒。之。集。

聽民貿易。會所須者。輦而去。徐給官價以償耳。廣南會號令諸夷。埒于東京。新州提夷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會亦遙給木牌。民過木牌。必致敬乃行。無敢譁者。斯風稜之旁震矣。順化多女人來市。女人散髮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貽我。通慇懃。士人嗜書。每重貲以購焉。按宋史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許之。然則彼國嗜書正非一朝耳。

論曰。久矣夫。交南之爲郡縣也。文皇帝振宋之陋。六師所指。海立電飛。漢唐土疆。於茲重闢。厥績偉矣。迨英公內旆。銜命宵人。馬竭猶求。獸窮則逸。宣廟以止戈爲武。休息甚弘。然楚楚冠裳。棄成鱗介。不得與珠崖儋耳。同被華風。則大造者之靳此一方靈秀也。二百餘年。羈縻勿絕。保境戢患。固獻琛而稱藩。易姓代興。終款關而待命。雖僭竊未改。視黎桓時則有分矣。

東西洋考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也。秦林邑、漢象林、及區連、殺縣令自立、稱林邑王。數世中絕。外甥范熊代之。子逸嗣。逸死、
奴文篡立。梁書曰：文本夷帥范熊家奴。嘗牧羊山澗，得鱸魚二，化而爲鰐，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
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讓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永和開，襲破日南，殺其守夏侯覽，以屍祭天。
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漿中，殺之。脅國人而自立。永和開，襲破日南，殺其守夏侯覽，以屍祭天。
屯日南久之。梁書曰：夏侯覽爲太守，留三年，乃還。交州刺史朱藩遣劉雄、成日南，文復屠滅之。遣使告藩，願
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遣文死，子佛嗣。屢爲晉兵所破，然亦世爲交南患。梁書曰：佛立，猶屯日南，
陶綏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嗣。屢爲晉兵所破，然亦世爲交南患。梁書曰：佛立，猶屯日南，
灌遠帥交廣兵討之。佛嬰城固守，破盛兵於前。遠帥勁卒自後輪壘而入，佛衆驚潰，追至林邑。佛乃請降。
昇平初，復爲寇。刺史溫放之討，破之。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靈源，又寇九德，執太守曹
炳交趾太守杜瑗，道鄧逸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阮斐討破之。斬
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及生俘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
諸郡殺傷甚多。至孫文敵爲扶南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傳子陽邁。宋永初時，遣使來貢。南
日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其後叛服靡常。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
麗夷人謂金之精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擊之。王梵志乘巨象戰，
其境齊梁亦通使往來。隋時爲大將劉方所破。北史曰：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擊之。王梵志乘巨象戰，

象昭大破之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歸至唐而范始滅國人立其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元和初都金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薨志復其故地

護張丹擊走之徙國於占占城之名所自始也宋時襲破真臘文獻通考曰國人有泛海之吉賜軍者福貢乃說王聘戰教之弓弩騎射王大悅具舟送後真臘大舉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主之元世祖詔之吉賜厚齋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大克

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占城郡王即其地立省撫安之然竟負固大軍南討國王戰敗逃遁然不果降明興高皇帝賜占城國璽書國王阿荅阿者遣使朝貢蓋從此始歸款矣四年王爲安南所苦奉表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爲聲教所被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報曰兩國既共內附豈宜擅兵相攻業詔安南無開疆疊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爾國人能習華語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入賀聖節永樂改元遣使告諭即位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來貢上使行人蔣賓王樞往報之賜金綺有差且勅安南毋相侵掠從來請也四年遣中貴馬彬諭以共伐安南詔粵東諸將繕兵甲由海道與占城會賜占城王鍍金銀印他物甚侈王出兵助征廣通志曰復遣太監王貴通齋勅往勞賜金幣五年奏言克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上下詔褒美數年閒屢遣使來貢悉厚答之至命中貴彬護其使臣以歸十三年兵部尙書陳洽馳奏初討安南時占城王雖聽命出征然實懷二心愆期不進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以黎蒼女遺之復約陳翁挺侵升華府所隸地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征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三年一朝貢詔使亦閒往不絕吳惠日記云正統六年奉使占城王遣頭目迎詔

鼓填咽。旌麾隨露鬣。衣椎髻前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近於國門。帳列戈戟。以羣象爲衛。旣宣詔。稽首受命。上元夜。請賞煙火。燕沈香。然火樹。盛陳樂舞。民多裸袒。士著苧衣。景泰末。王摩訶貴。殂。天順初年。弟盤羅悅。馳使請封。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持冊往。王亦遣使來謝云。成化中。王茶全。爲交趾所破。嗣王徙居赤坎邦。遣使請封如故事。而安南陪臣。據其故都。跪稱占城王。迎詔使臣馮。又誤謂眞王也。持封冊給之。嗣王古來。航海奔廣州投訴。更以來朝爲辭。督臣屠瀟。命參議姜英。覈其事。時安南納叛將而助之虐。申言古來不當嗣。瀟從僉議。謂冊印元有古來名。宜王其地。具疏以聞。仍移檄安南。道之順逆。安南亦不敢大肆其狼噬。乃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宣。護送古來還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奉詔冊封者。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也。十二年來朝。嘉靖二十一年。再至云。其俗果于戰鬪。尙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披錦帔。著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出遊乘象。或黃犢車。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矢刀槍。乘書曰。王著法服。加璽絡。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軍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民望之膜拜一而止。臣莢葉冠。男蓬頭。宋史曰。擗髮爲髻。散髮餘髻於後。女後椎結。居處爲閣。名曰干闥。門戶皆北向。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梁書曰。男女皆以橫幅爲帶。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僧玄黃者論死。椰葉爲席。以麝塗身。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阿羅和。教他早脫生也。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遊船。十一月望日爲冬至。所部各獻方物。十二月望日。城外縛木爲塔。以衣服香藥置塔上。焚之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吸。且吸且注水。味盡而止。星槎勝覽曰。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歌舞爲樂。無紙筆。以羊皮搥

薄削竹爲筆。蘸白灰書字。南史曰：書或擊鼓以警衆，或吹蠶以卽戎。古稱歲時採生人膽入酒飲之，又以樹葉爲紙。浴身謂之通身是膽也。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囑曰：吉利。利吉利。北史曰：婚禮令媒者齎金銀銅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喪用火爇，以器乘餘骨沈之。隋書曰：王死七日而葬，百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沈之。則內金罌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復哭，盡哀盡七日罷。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從此國事不得復相關。傳子攝國，基年得無恙，復入爲王。國人呼爲芳嚳馬，恰刺札焉。唐書曰：呼王爲陽滿王，妻爲陀漫次歌。倫致地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

形勝名蹟

金山。在林邑故國。梁書曰：石皆赤色，其鴉候山。元史曰：唐人曾延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築兵實生鴉不勞山。在林邑浦外，唐書曰：有罪者使赤坎山，占城王爲交趾，伽楠貌山，區粟城，南齊書曰：區表山影度木城。元史曰：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建行宮半山塔，元行省嘗羅灣，卽占城南八寸。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礮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半山塔，元兵于此。

物產

金。卽金山所出者。南齊書曰：金汁流出，銀元史曰：遺其舅奉國王信物，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金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銀元史曰：遺其舅奉國王信物，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槍來以錫見吾鐵史見宋寶母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得美珠一統志載爲占城產澄水珠宣室志曰：嚴見誠意錫編鐵史見宋寶母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得美珠一統志載爲占城產澄水珠宣室志曰：嚴

人云此清水珠置濁流則渙火珠舊唐書曰范頭黎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
 然澄徹一統志載為占城產或八九尺大水精一名水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貝齒本
 地其土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水精一名水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貝齒本
 如斛屑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色瑩白若犀角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吾
 梁書云占菩薩石周顯德中入貢談苑曰佛頂圓光犀角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吾
 城所出可象牙宋及本朝充貢瑋瑁見梁奇楠香在諸國所產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
 端長者可象牙宋及本朝充貢瑋瑁見梁奇楠香在諸國所產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
 尺五寸可象牙宋及本朝充貢瑋瑁見梁奇楠香在諸國所產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
 名伽沈香梁史曰沈香木香者土人所斷積以歲年朽檀香曰檀香凡數種宋及本朝占
 南香林邑亦龍腦香西陽雜俎云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葉圓而背白樹有肥麝香日
 謂紫檀也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年朽檀香曰檀香凡數種宋及本朝占
 考曰似鑿而小其香正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春分取之生者益良一說香有三種第一
 寒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刮出之落處草木皆焦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者又次心結香
 顛壁崖谷而斃破心乳香宋時充貢廣志曰即松木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降真香本朝
 見血流出作塊者是乳香宋時充貢廣志曰即松木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降真香本朝
 召鶴盤丁香宋時充貢本草註曰樹高丈餘凌冬不凋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薔薇水
 旋於上丁香宋時充貢本草註曰樹高丈餘凌冬不凋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薔薇水
 歲香不歇俗猛火油周時入貢宋史曰得水吉貝梁書曰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鷄羣其朝霞
 呼為薔薇露猛火油周時入貢宋史曰得水吉貝梁書曰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鷄羣其朝霞
 又貞觀時絲紋布見宋白氎布宋史曰無絲氎以白氎紡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其
 以之充貢明角鳥角黃蠟見宋硫黃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蘇木朝充貢本朝充
 為簾宋時明角鳥角黃蠟見宋硫黃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蘇木朝充貢本朝充
 占城充貢明角鳥角黃蠟見宋硫黃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蘇木朝充貢本朝充
 烏木降香觀音竹吾學編曰如藤長丈八尺穀女競割之今漳人所有占栗即占城種也燕窩
 樵之為薪觀音竹吾學編曰如藤長丈八尺穀女競割之今漳人所有占栗即占城種也燕窩
 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茸壘乃白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入貢檳榔為酒宋時入貢檳榔潘椰
 秋去以修竿接鑊取而鬻之謂之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入貢檳榔為酒宋時入貢檳榔潘椰

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波羅蜜。狀如冬瓜。皮似荔枝。內有黃肉。大如雞子。味甘如蜜。中有子。海梧子。南方草木狀曰。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茴香。圖經曰。覆香子。亦名似鵝腰子。炒食之。味若栗。藥用番舶者。花頭如繖蓋。結實華澄茄。本草經曰。生佛國。似梧桐子。及蔓荊子。微大。亦名毗陵茄。如麥而小。青色。宋時占城入貢。華澄茄。子按宋史。占城王為交州所攻。奔于佛警。即占城屬國也。荳蔻。見宋史。按宋史。載占城所產。又有甘蔗。林邑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開口。露齒前向。獅。說文曰。獠子也。蔗。蕉子。蓮子。麻豆之屬。茲不具悉。犀。林邑自開。周顯德中。占城獻雲龍形。通天犀。獅。雅曰。獠子也。貓食虎豹。宋史。占城傳。象。牝。三十餘。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猩猩。見唐白猿。梁天監九白雉。授神契曰。周曰。民獲獅象。皆輸於王。象。牝。三十餘。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猩猩。見唐白猿。梁天監九白雉。授神契曰。周雉。白。秦吉鳥。唐會要曰。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能人語。華夷考曰。如鸚鵡。黑色丹味。目下連。項。鸚鵡。五色。鸚鵡。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古似小兒。腳折前後各兩扶。南徵外。五色者。舊唐書曰。林邑獻山雞。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傳玄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歸飛。水經註曰。林邑城外。香桂成林。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俞益期與韓豫章賤曰。其背青龜。但給龜魚充食。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龜。但給龜魚充食。

交易

賈舶抵岸。獻果幣于王。王設食待之。國人狠而狡。貿易往往不平。故往販者少。或謂取人膽者。非止獻王。亦以供象洗目。伺人于道。乘其不意。斫殺之。取膽以去。若彼人驚覺。則膽破不中用矣。置衆膽煮釜中。華人膽輒居上。故必取華人膽為貴。五六月閒。商人出必戒嚴。

暹羅、在南海古赤上及婆羅利地也。以赤土故後人訛爲赤眉遺種。隨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詔畢、爲奏天竺樂、曰：今是大國臣、非復曩赤土國矣。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爲表、金函封之。遣子隨駿還報。此通中華之始也。隋書曰：王遣舶三十艘來迎、進金鑲以纜花、并鏡、鍤、金、合、二枚、貯香油、金、飯、入、收、貯、香水、白、疊、布、四、條、擬、供、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那、邪、迦、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遣、婆、羅、門、就、館、送、食、曰：飲、食、疏、薄、願、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蟻、蜚、蝨、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唐、貞、觀、時、婆、利、羅、利、與、林、邑、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送、之。唐、貞、觀、時、婆、利、羅、利、與、林、邑、使、者、偕、來。唐、書、曰：婆、利、東、即、羅、利、也。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而、種、多、獲、暹、取、給、焉。元、元、貞、初、暹、遣、使、入、貢、賜、來、使、素、金、符、佩、之。元、史、曰：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疊、相、讐、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論、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父、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故、事、以、賜、帝、以、丞、相、言、彼、小、國、而、賜、馬、恐、其、鄰、所、都、輩、譏、議、朝、廷、竟、賜、金、縷、衣、不、錫、以、馬、迨、至、正、間、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洪、武、四、年、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來、朝、七、年、使、臣、沙、里、拔、繼、至、自、言、銜、命、來、王、去、秋、八、月、壞、舟、烏、猪、洋、漂、至、南、海、所、餘、貢、物、僅、蘇、木、降、香、兜、羅、錦、來、獻、不、敢、自、外、於、包、茅、上、訝、其、無、表、詭、言、舟、覆、而、方、物、迺、存、必、番、商、也、卻、之。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眞、獵、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不、必、煩、煩、其、移、文、使、諸、國、知、

之九年國王哆囉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詔褒諭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從朝命也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哆囉祿殂遣中使趙達往祭兼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綺帛毯布有差永樂元年遣使賀卽位二年表貢方物遣中使李興往勞賜文綺鈔帛四年貢使嗣至表乞量衡式許之并賜古今烈女傳是秋國王遣使與琉球修好遭風漂舟入閩守臣籍記方物以請上謂李至剛曰屬夷締盟美事也朕豈有利焉鄉有善人猶能救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令有司給粟俟便風導之去七年使凡兩至首春以祭仁孝皇后秋九月更修職貢厚報之時南海叛民何八觀等屯聚島外竄入暹羅至是使歸兼諭國王毋爲逋逃主八年貢使附送八觀等還降勅嘉美十年冬貢復至十三年昭祿羣膺殂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刺嗣暹羅於滿刺加夙鞭箠使之徵輸惟命然猶歲歲開兵隙十七年詔暹羅國王俾與滿刺加平十八年貢又至遣中使楊敏護其使還國并報禮王十九年春奉表謝侵滿刺加之罪七月貢如常儀蓋是歲使又兩至云二十一年貢至錫鈔幣如禮其後著令三載一貢至成化間汀州士人謝文彬者以販鹽下海飄入暹羅因仕其國後充貢使至畱都遇從子瓚于途爲織錦綺貿易事覺下吏竟遣歸然成化後大率六年一貢矣嘉靖三十二年使至貢白象及方物途中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枝使者以珠寶飾之置金盤內并貯白象尾毛爲信

廣志曰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廂金起花牙首大五寸七分廂石榴子十顆中廂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大二寸廂金剛鑽一顆

上嘉其意而禮遣之隆慶初年東蠻牛俗名求婚暹羅暹羅拒之峻東蠻牛悲甚統沙外兵圍暹羅破之

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

上命給予。

時鄭汝璧爲禮部郎。白內閣。不知印文。云何。閣臣曰。第鑄暹羅國王印。予之可耳。鄭曰。國初受

往取。循以給之。內閣曰。然。嗣取印文至。則都統使印也。編考諸書。國王印是永樂所賜。而耳目

刺謬若此。豈先朝伴爲駕御之術耶。抑邇來在事者。因更給而故殺其權耶。存之以俟知者。暹羅既敗。

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嗣王整兵經武。志在復讐。萬歷間。東蠻牛復來寇。嗣王引兵迎擊之。殺其子。東蠻

牛宵遁。不敢復窺。暹羅。暹羅新雄海外。隨移軍攻真蠟。真蠟降。從此年年用兵。遂霸諸國矣。比倭寇朝鮮。

部議遣材官諭諸屬國。率夷兵攻倭。暹羅願領所部前驅。自効。經略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死。遞去。

不果行焉。其土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民悉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間。王

宮高九丈餘。以黃金爲飾。雕鏤八卦。備極弘麗。隋書。赤土傳。王居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狀。懸

楊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細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前並陳諸酋見王。禮制

甚肅。望門自拜。膝行乃前。王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腰束嵌絲帨。王獨加以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尙

釋教。國人効之。赤土傳曰。其俗敬佛。百金之產。便以其半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計之。聽其裁決。

婦見華人。慕悅之。置酒款接。畱宿酣狎。以爲常。夫不能禁也。吾學編曰。男陽嵌珠玉貴。婚則羣僧迎壻至

女家。僧取女紅帖男額。以爲吉祥。喪禮。以水銀灌之。葬于高埠。蓋塔其上。貧家烏葬耳。以礬製紙。施煙粉

爲白黑。田平而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星槎勝覽曰。削檳榔木爲標。槍。水牛皮爲牌。藥鏃等器。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

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方言謂天爲普賴地爲佃因日爲脈月爲晚官制凡九等一曰握啞往二曰握步
館教習譯字生者

形勝名蹟其國有款細灣細辭滑沽奔諸

大帽山在王筆架山三峯接連黎頭山竹嶼椰樹灣黃河水其地自五月一派從海中來漸而漲田

高苗亦漸長遂至六七尺漲以九月始退則稻三寶港是港無金城宮在王金塔在殿內其中金佛無數

熱可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純白鄰壤多取給焉

三關其一爲程盡所轄其二爲木夷錫門爲建卓楔扁曰天竺國禮拜寺永樂間鄭和所建寺三寶廟

在第二關祀西塔鄭和令削去之聞夷人初建塔功成

物產

珠徐衷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珊瑚圖經曰生海底作柯枝狀明潤如紅玉海
中而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多珠
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爲墜擲海中取之亦難尋完好者今一統志云琥珀博物志曰松脂淪地中
化爲琥珀精石色寶如辨疑曰貓精出南番酒寶石華夷考曰錫蘭高山參天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鶴石青金
琥珀貓精石色寶如辨疑曰貓精出南番酒寶石華夷考曰錫蘭高山參天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鶴石青金
鋼鑽抱朴子曰金鋼生永底石上如鍾乳狀體如紫石英浸水取之擊不能傷華夷考曰正剛犀角本
充象牙本朝翠羽充貢玳瑁龜筒嶺表錄異曰野地上鷹糞中獲得其能鑽定器名金剛鑽犀角本
爲器謂之龜筒花錫謂之錫鉛地鏡圖曰草青羅斛香一統志曰味極清遠檀香葉黃者爲黃檀皮潔

色白者爲白檀皮腐色紫者爲乳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降香上本朝充貢俗呼舶片腦華夷考曰產暹
紫檀並堅重清香白檀尤良爲乳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降香上本朝充貢俗呼舶片腦華夷考曰產暹
丈皮理如沙柳腦則其皮間凝液也島夷以鋸付抗就谷中尺斷而出剝探之有大如指厚如蒿微水華
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片鬻至中國擅翔價焉復有數種其次耳本朝充貢羅絲蜜
考名盤露曰海國所產天氣淒寒零露凝結著他草木乃冰澌羅木殊無香韻惟醴醴花上兜羅絲蜜
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髮膩香經月不滅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略不論直出如飴名阿
夫曰兜羅絲明角烏角蠟勝見星槎阿魏西陽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飴名阿
刀矢不能入明角烏角蠟勝見星槎阿魏西陽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飴名阿
鑾鹿逐狂奔著樹輒死地產大蟻壅泥沙吸之成封埤夷人乃以竹筒作筩射壅中獼皮蘇木編曰
筒溜成藥彼中食料以此爛物如飽肆忘臭按唐本註曰性極臭而能止臭亦奇物也獼皮蘇木編曰
暹羅蘇木賤如薪夷瓶夏以夷泥爲之俗名千杯大風子治大風疾故名紫梗本草名紫梗蘇木編曰
色絕勝本朝充貢夷瓶夏以夷泥爲之俗名千杯大風子治大風疾故名紫梗本草名紫梗蘇木編曰
色亦以膠造蜜吳錄所謂樹膠皮中沒藥圖經曰海南諸國有之根株如橄欖葉青而密歲久者膏液流滴
爲之如蜂造蜜吳錄所謂樹膠皮中沒藥圖經曰海南諸國有之根株如橄欖葉青而密歲久者膏液流滴
坎旬餘方伐其皮脂流於血竭紫艸名騏驎竭物如乾血故名血竭南越志云是孩兒茶烏爹泥曰出暹
羅諸國是細茶末入竹筒中堅塞兩頭埋泥溝中日久蓬蓬奈暹羅之峒如大棗而青烏爹泥曰出暹
取出搗汁熱製成塊小潤澤者爲上而焦枯者次之蓬蓬奈暹羅之峒如大棗而青烏爹泥曰出暹
遠漬以沸汁其皮自脫圓滿檳榔椰子酒方輿勝覽曰四夷犀鼻者上黔犀有四大羣紋如桑椹或如狗
細象隨月轉在諸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暹羅本朝充貢犀鼻者上黔犀有四大羣紋如桑椹或如狗
鶴頂也○按華夷考海鶴大者修頂五六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鰭畫啄於海暮宿巖谷間島夷以
小鏢伏於鶴常宿所刺之平旦有獲五六頭者剝其項售于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又南番大海中以
有魚頂中紅如血名鶴魚以爲帶號鶴頂紅有人孔雀充貢鸚鵡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即不飲
在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云是鶴頂翦碎夾打而成孔雀充貢鸚鵡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即不飲
啄而卒故圖贊云鸚鵡慧鳥棲六足龜羅獻六足龜暹白鼠學編

六坤、暹羅屬國也。風土與暹羅盡相類。第六坤地、故產椒。是暹羅所無。

交易

賈舶入港。約三日程至第三關。舟至、則偵者飛報于王。又三日、至第二關。又三日、至佛郎日本關。所至關、輒聽與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詣王也。既至王城、以幣帛橙橘之類貢王。然王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貳代錢。是年不用貳。則國必大疫。故相沿不改。每貳即今螺巴星槎勝覽云：每一萬准中統鈔二十貫。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真慕義之國也。

論曰、林邑、夙通中華。居然雄國。暹羅自赤土攀隋。亦便有衣被震旦意。明興內附。洗沐雲油。占城見苦交人。則屢詔銷其鋒。暹羅躡蹂滿刺加。則十行折其銳。蓋莫不義畏而仁懷焉。然占城從征。而有二心於交。暹羅當海內清夷。輒請遣子入學。當屬國雲擾。又請助戰擒倭。夫固二國之優劣也。

東西洋考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加雷吧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閭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瓜哇。一統志又稱家龍。甲兵爲諸番之雄。王宮輒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宋史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覆板蒙藤花蓆。跣趺而坐。唐書曰象牙爲牀若席。王蓬頭頂金葉冠。髻縈嵌絲悅。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導有金鎗珠簾。及孔雀尾繖之屬。宋史曰其王樵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爲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百人執兵器以從。而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爲人共治國事如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次有文吏三百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王官有落倍連四有卑官千員分主城池帑藏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亦給金有差民居茅茨輒庫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臂以下姻娉無媒妁但以黃金爲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實綉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一雙妝束相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俗有名而無姓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方輿勝略曰每月望夜前後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贈以鈔帛等物每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諺刺那刺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那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諺所謂太平閭婆之徵也。元史曰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人則不通。病不服藥但禮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犬葬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

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甫一歲。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俗云吧頭金銀象牙。雕琢爲靶。無貧富悉佩腰間。

值忿爭。卽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如刺死者。身自爲雄也。其輕命捐生類如此。劉宋

元嘉時。始入中國。南史曰。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

霑靈。至唐貞觀中。遣使入貢。唐書曰。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

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

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歷。元和。

咸通之閒。使者屢至。朝命優答之。唐書曰。大歷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

朝貢。咸通中。至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來貢。云中國有眞主。本國願得比於外臣。宋史曰。先是朝

遣使獻女樂。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云。今主舶大商

毛旭者。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夏至馬羅夜王。妃曰落肩婆。利。又其方言。

目船主爲勃荷。主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頂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鉤。以帛帶繫之。名呵嚕。使還。賞賚甚厚。

大觀三年。再貢。詔禮之如交趾。元遣史弼。高興。征之。終不能制。元史曰。世祖撫有華夷。其出師

二年。遣行人賜瓜哇國璽書。三年。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

二道。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宋史曰。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來貢。上絕其使。下詔責王。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拔奉表賀卽位。二年。東王字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亦歲歲貢。

使來朝。五年，西王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勅責西王，令償死者金六萬。已，僅人貢萬金。禮官請索如約。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蜀其金，賜鈔幣諭之。八年，貢馬及方物。十一年，復貢。是時三佛齊已降瓜哇，更名舊港。中貴人吳賓使瓜哇還，奏言滿刺加國王詭稱朝旨，從瓜哇索舊港地。瓜哇人不敢即寧，上降勅附來使慰諭之，俾無猜惑。十三年，都馬拔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十六、十九年，凡再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意竟不果而遂滅也。正統二年，再貢，厚賜之。景泰時，請封賜蟒衣、緞蓋。天順四年，王都馬班貢使還國，以綵幣賜其王及妃。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潔，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中，蓋其別種由來漸矣。

加畱吧，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形勝名蹟

新村，舊名斷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西山，中有人三百餘歲，身穿紙衣，臥覆鼎山，其上似蘇魯馬益，衆傍大洲，林木蔚茂，千餘家，強半是中國人，又有長尾猿數萬人，相傳唐時族麻喏巴歇村。元史傳曰：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又葛郎王追殺至麻漳估山，賈人登郎卑野州，唐書曰：王嘗登之，喏巴歇後人訛爲滿者伯夷，中有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漳估山，岸之處，郎卑野州，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鷓鴣山，出鷓鴣石，旋不起，及徙置他所，瘧疫甚多。國王乃移還其處。吉利門，元史曰：天軍閣南二尺四寸，鷓鴣山，故名。

婆城唐書詞陵傳婆露伽斯城唐書吉延東遷處旁淡水港去蘇魯馬
王居閣婆城

物產

金銀唐書曰出真珠宋史閩婆傳曰方言謂真珠爲犀角宋史曰方言謂犀爲低象牙宋史曰方言謂

本朝玳瑁充貢沈香宋史曰方言謂檀香宋及本朝充貢丁香宋深山丁香乃樹極辛烈不可近熟則白墮雨後洪潦

貢銅鼓爲最振響過雲價直可數十金龜筒充貢絞布宋史有繡絞充貢吉貝見宋藤花簞充貢硫黃宋

史紅花藍智鑿齒所謂紅藍者也爾雅翼曰花生時但作黃色絞如茸然故又名黃夷瓶下港出者蘆蒼曰一

名訥會一名奴會俗呼象膽以玉器搗研成膏阿魏或曰統志曰土人不敢近竹筒樹梢脂滿其中冬破筒取脂

統志曰草屬狀如蠶尾採之味苦如膽也阿魏或曰統志曰土人不敢近竹筒樹梢脂滿其中冬破筒取脂

斃卽胡椒樹如蒲桃葉如扁豆實如浮棗子蔓生青鹽唐書曰鹽大而青白有名青鹽也木瓜爾雅謂之

爲魏胡椒樹如蒲桃葉如扁豆實如浮棗子蔓生青鹽唐書曰鹽大而青白有名青鹽也木瓜爾雅謂之

賦所謂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檳榔史宋椰子舊唐書曰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醉蝦蟇丹樹

有耀者也宋史載爲瓜哇所產而檳榔史宋椰子舊唐書曰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醉蝦蟇丹樹

宋史曰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波羅密葦澄茄一統志曰藤蔓春養吉柿有橋蛋櫻白肉石榴樣皮厚潤

食出瓜哇國夷赤白豆蔻充貢海菜越考曰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歧也故名葵南思君似

人呼爲網滑赤白豆蔻充貢海菜越考曰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歧也故名葵南思君似

羅蜜而中無子茴香見宋蘇木葉似絳木若女海畔犀象見宋白鹿學編猴以香香之聲即出投以果實

烘食之似芋土人謂之猴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有金翠五年始成鸚鵡一其目下陰匿上惟鸚鵡

則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有金翠五年始成鸚鵡一其目下陰匿上惟鸚鵡

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有金翠五年始成鸚鵡一其目下陰匿上惟鸚鵡

四趾齊分兩腋俱動雅翼曰五色尤慧懶伽烏唐時倒掛鳥則星棧勝覽曰身形如鵲而羽五色日閒焚香

白次之青爲下按白者閩婆宋時充貢懶伽烏唐時倒掛鳥則星棧勝覽曰身形如鵲而羽五色日閒焚香

香綠鳩。似鸚鵡而小。不復能言。俗名柑櫛鳥。其五彩者名彩鳩。

交易

華船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繳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爲財副。番財副二人。各書訖。華人諸夷語者爲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棚。城外設立舖舍。宋史閣婆傳曰。中國買人至者。待以賓館。凌晨。各上溯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湖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以一千爲一貫。十貫爲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港爲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東埔寨

東埔寨。卽古眞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字智。後訛爲甘破蔗。今云東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風土記云。西日澈浦只蓋甘。番經名其國。學智之近音。先爲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至質斯多那。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疆土寢闕。神龍以來。國分爲二。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南近海。號水眞臘。久之仍合爲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眞臘地也。宋政和六年。使者來貢。賜朝服服之。宋史曰。將鳩摩僧哥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明年辭去。宣和二年。詔封其國王與尙拘奔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

占城等建炎閒、以郊恩、授王檢校司徒、加食邑。其國屢與占城戰、戰失利、至建元時、大舉復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蓋於是地方七千餘里矣。元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一金牌、同往眞臘、爲所拘執。元貞中、始招諭賓服之。明興、國王忽兒那、獻琛內附。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觔。永樂改元、遣使者諭卽位。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毘牙、遣陪臣九人來貢、賜鈔幣有差。先是中貴人奉使彼中、將歸、有健兒三人夜遁去、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三夷人充數、還朝。旣引見上、曰：「華人自遁、何與彼事、而責償之過？」且若輩語言不通、風土負隔、將焉用此、而令背井離鄉之爲？顧命禮部給道里費、善遣之。尙書李至剛曰：「臣意華人必不甘逃遁彼土、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於法應畱。」上曰：「何須逆詐人主、但推天地之心、以待遠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殂、命鴻臚王孜往祭之、封其子參烈昭平牙爲王、賜綵幣。七年、奉金鏤表、貢馴象及方物。景泰三年再貢。王城周圍可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王宮及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風土記曰：莅事處有金窗、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窗旁。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革屐、耳懸金鐙、嘗服白氎。風土記曰：男女椎髻、以大布圍小布之上、惟國主打純花布、頭戴金冠、有時穿茉莉之類、周市髻開、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簪貓精石、手掌用紅藥染赤色。臣入見王、稽首階下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列坐地上、以須臾、二宮女捲簾、國主仗劍立金窗中矣。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方絕。國主隨亦就坐、坐處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畢、國主轉身、二宮女復垂簾。國中有金塔、金橋、歲時一會。

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洲。土記曰：用中國十月爲正月，名爲佳得宮前，縛大棚，可容千

每夜裝煙火，爆竹請國主觀燈。如是半月而後止。四月拋毬，九月壓獵，壓獵者，七月燒稻，蓋新稻已熟，迎

宮外五月迎佛水，聚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蓋新稻已熟，迎

於南門外，燒之供佛。婦女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揆藍，諺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

揆藍者，舞也。點差伎樂，宮內揆藍，且鬪豬鬪象。如是一旬，揆藍諺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

身名曰陣毯。風土記曰：官司每歲四月內，擇日頒行本國有女應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給巨燭一條，燭間

子一坐女子，一則僧坐其中。至期，與女俱入房，手去其童納之酒中。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

明以鼓樂送僧去。後當布帛與僧贖身，否則女終爲僧有不得他適。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

夜然燈相續，人死輿置之野，聽烏鳶食，頃刻食盡者，以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人於額上剪髮如錢大

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麋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磋爲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

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風土記曰：舊田種蔬，

其國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入仕，則爲清貫。微時於打布之外，項

上挂白線一絲，以此自別。既貴，曳白線如舊，僧皆食肉，直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僧爲司南

今賈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故不觀其麗靡，或云卽蒲甘地，按宋史，蒲甘入貢，朝議欲待

以交趾之禮制，詔書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閒金鍍管鑰，用錦絹夾，緘封以往，乃本朝貢夷，獨無蒲甘應

是爲眞臘所并無疑矣。

形勝名蹟

陸伽鉢婆山。隋書曰：上有神祠，以兵五千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伊奢那城。隋書曰：伊奢那先婆羅提拔，

多利祭用人肉。王別殺人，以夜祀禱，亦守衛千人。

其大椰子。檳榔。唐書曰客至削檳豆蔻。一統志曰樹如絲瓜。風土記曰酒有四等。第一呼蜜糖酒。用樹葉爲之。乃樹葉名也。又次以米或刺飯爲之名。包稜角。包稜角者。米也。其下糖鑑酒。麝香木。一統志曰糖爲之。又入港濱水有菱漿酒。按唐書眞臘飲酒者。比於淫。顯後人亦漸預醉鄉矣。麝香木。氣似麝。蘇方木。蘇恭曰樹似菴羅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以犀。象。宋史曰國戰象幾二十孔雀。鸚鵡。建同魚。隋書曰四足無鱗。其鼻如浮胡魚。隋書曰形似鯢。鰲。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浮胡魚。如鸚鵡。有八足。

交易

船至篙木。以柴爲城。酋長掌其疆政。果幣將之。遂成賈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競之禁。閒有鯁者。則熟地華人自爲戎首也。風土記曰國人交易。人到彼。必先納一婦。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則罷。無居鋪。但蓬席鋪地。閒亦有司貨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大泥吉蘭丹

大泥。卽古淳泥也。本閩婆屬國。今隸暹羅。其國以板爲城。宋史曰城中居者萬。以銅鑄甲。宋史曰戰鬪者銅鑄狀若大筒。穿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効中國。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出卽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爲衫。市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鉦歌舞。爲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量用金錢成禮。喪葬有棺。以竹爲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田豐利。臘月七日爲歲節。地

熱多風雨。盛食無器。竝以竹編貝多葉貯之。食畢。輒棄捐。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爲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緘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元豐五年。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明興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使進金表銀箋。并貢方物。續文獻通考曰。遣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辛丑遣其臣朝貢。詔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

耶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賜印誥符幣。六年。王率其妻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都下。賜諡恭順。葬石子岡。續文獻通考曰。在安德門外。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

封其子遐旺爲王。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送還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自爲文。俾勒于石。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國中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初漳人張某爲那督。那督者。大酋之號也。國難旣作。那督避禍出奔。女主旣立。乃遣人迎那督。復其爵號。其女出入宮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那督家。那督自殺。已而國人訟那督無反狀。女主尋悔之。絞殺其女。官其子爲酋。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謀入澎湖互市者。攜大泥國文也。事詳紅毛番考。

吉蘭丹。卽渤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渤泥嘉靖末。海寇餘衆遁歸于北。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海中。商舶

苦之。或謂吉蘭丹卽小葛蘭。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壤。而吉蘭丹在大泥相連。去彼遠甚。但大泥吉蘭丹俱鑄金爲錢。而柯枝與小吉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形勝名蹟

長寧鎮國山

永樂六年國王麻耶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爲請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物產

金星檳榔勝覽曰大金錢名犀角象牙宋史鶴頂見一統志玳瑁見宋史翠羽錫檀香宋史降

香蘇木本朝充貢本草曰似片腦者爲上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着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吉貝布宋

貝無絲蠶用吉明角獺皮錦魴皮燕窩西國米皮亦名沙孤米其樹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裏

爲波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賈柏慮檳榔見一統志椰子見一統志荳藤異物志曰荳藤圍數寸重於巴尾樹見一統志

貝多樹加蒙樹一統志曰二犀象孔雀本朝充貢爾雅翼曰尾展開如鸚鵡充貢

交易

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

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舊港詹卑

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眞臘瓜哇之間王號詹卑故今

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爲瓜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云俗名吉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

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買金也冬無霜雪累甃爲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椰葉市用錢布字仿梵書以國王指環爲印宋史曰亦有中國文俗翬好淫水戰甚慣文獻通考曰習水陸戰其國多水而少陸部領乃聚岸作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以木椿拴閘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起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島夷志謂好潔淨故於水上架屋與此不同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國南史千陀利傳曰工釋羅那鄰陀遣長史竺雷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夢中國有聖人如是者再因圖夢中所見遣使獻玉盤其容質果與梁帝合歲時望北頂禮南史曰王瞿曇修拔陀羅以四月十年之後佛法大興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凡再至後亦遂絕唐天祐初復通授其使都蕃長蒲訶燥寧遠將軍宋時貢使絡驛按宋史建隆元年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耶遣使茶野伽朝貢其後歲各一至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舶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驅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王還至遣使蒲押陀羅來貢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陀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廣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京廻聞本國爲閩婆所侵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諭本國從之嘗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鑄鐘給之時咸平六年也其後貢獻不絕每優賜遣歸元豐時使者入見以金銀花貯眞珠龍腦撒殿用昭殊敬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王思離麻子朝觀壇天禧元年王霞遇蘇勿吒蒲迷遣使貢眞珠象牙焚夾經峨嵋奴詔許謁會靈觀游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閒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

帶賜之。臨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元豐中，使至者再。天子念其道里遙遠，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羣陀畢羅爲寧遠將軍，陀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三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輸之官，市帛以報。五年，遣使皮襪來，官皮襪爲懷遠將軍。六年，又以其使薩打華紹興二十六年，貢使復至，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方物也。」淳熙五年，詔滿爲將軍，紹聖中再入貢。紹興二十六年，貢使復至，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方物也。」淳熙五年，詔免赴闕，館於泉州。洪武二年，詔行人趙述往使其國王恆麻沙那阿，遣使隨述奉金葉表來貢。賜歷及文幣。六年，復貢。八年，遣使從使者招諭拂菻。九年，王殂，王子麻那者巫里表請紹封。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三佛齊國王。久之，丞相胡惟庸事發，事連三佛齊，懼而貢絕。三十年，上念遠夷希至，謂禮臣曰：「惟庸謀叛，三佛齊乃生間諜，詒我使臣，至爲瓜哇聞知，禮送還朝。今度已悔禍，朕欲許其自新。」暹羅在遠國中，最稱恭順。而瓜哇則三佛齊所悉索敝賦以從者也。可移檄暹羅，達于瓜哇，俾戒諭三佛齊，嘉與更始。禮臣如旨以行。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爲瓜哇所破，廢爲舊港。是時南海豪民梁道明竄泊茲土，衆推爲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廷議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廣東通志云：譚勝受，南海人。鄉薦，授臨桂廣流徙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遇其子及二奴挾與俱來。上以勝受同鄉，令偕其二奴齎勅往招。道明遂從入朝，賜道明襲衣鈔百五十錠，文綺一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畱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要劫。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猝至，與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懾，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是年，施進卿遣婿朝貢，詔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

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詔給之

形勝名蹟

彭冢山在港外承天萬壽寺宋時賜額今廢

物產

珠宋史曰以珠獻宰臣秦金銀宋時入貢珊瑚宋時犀角宋時象牙宋時瑠璃宋時入貢魏仲光潤璣曰此
玉其色不常今皆銷治石摩娑石形如黃龍齒而堅重者佳姚西溪叢話曰舶過山下愛其石以手捫之
汁以衆藥成之非其物也
故名水品宋時入貢沈香史見宋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核桃不龍腦香宋時入貢撒殿乳香一統
摩娑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降香金銀香白蠟一般白塊在銀匠攪糖相似中有
樹類有滴乳紙乳袋香黑楊纒末之別宋時入貢
少焚之香美木香一統志曰樹類絲薔薇水一統志曰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
出舊港國瓜冬取根曬乾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櫟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下者蘇合油一統志曰濃而猛火油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櫟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
為真無澤者為上
不焦臘腴圖經曰舊說似狐而大長尾今滄州所圖乃魚類而豕首兩足其吉貝椒國中最多他阿
魏臘腴圖經曰舊說似狐而大長尾今滄州所圖乃魚類而豕首兩足其吉貝椒國中最多他阿
蘆薈沒藥血竭一統志曰樹如樟開萬歲果一統志曰火雞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嘴尖毛如羊毛腳長其爪甚利
絕香沒石子一統志曰樹如樟開萬歲果一統志曰火雞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嘴尖毛如羊毛腳長其爪甚利
美香
好食熱炭

交易

舟至、獻果幣有成數。詹卑人、商量物價、雖議償金多少、然非償金、實償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償椒百石、其大較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滿目蕭條。賈人亦希造。續文獻通考曰、萬歷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如中國市舶官。論曰、閩、婆真臘、故島外繁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嚮化已非一朝。渤泥、三佛齊、亦雄視諸部、而或以守祧、或以易姓、華人逋入、司彼國鈞、傭中佼佼、輒復驅簸遠夷、益以覘皇靈之無外矣。

東西洋考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卽滿刺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頓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卽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舊隸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瘠鹵，尙未稱國云。永樂三年，曾西利八兒速刺遣使上表，願內附爲屬郡，効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爲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嗣王拜里迭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中貴海壽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勅有司供帳飾館待之。尋陞見貢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送還國。廣東通志曰：光祿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帷帳綢繆咸具。賜妃八兒迷速里及子姪陪臣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就館復宴。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如初，賜勅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襪二。妃以下各有差。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入貢。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爲降詔，暹羅國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刺加所得保境息

肩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刺來朝。宣德九年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年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蘇丹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溺海死。以故罷遣云。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敦樸。尙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唐書曰嫁娶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罍。沈之海。民用陶錫網魚爲業。屋如樓閣。然不更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跌坐。飲食廚廁皆在其間。男女椎髻。唐書曰非有肌膚黑漆。閒有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刺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爲眞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五嶼。未稱國時。龍雅山。在滿刺加港外。其山甚高。

物產

貓睛石。華夷考曰。中珠。一統志。滿刺加犀角。充貢。象牙。充貢。玳瑁。充貢。翠羽。璽。大俗名眼鏡。華夷考曰。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斗錫。星槎勝覽曰。內有山泉。滿刺國。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斗錫。星槎勝覽曰。內有山泉。

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乳香。充貢。片腦。充貢。蘇合油。蕉心簾。見星槎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刺加取莖。重一斤四兩。本朝充貢。乳香。充貢。片腦。充貢。蘇合油。蕉心簾。見星槎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刺加取莖。

明角。烏角。蠟。做打麻。方輿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能入。華夷考曰：樹枝落，疏

黃。見一統志。沒藥。夷瓶。燕窩。檳榔。椰子。沙孤米。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中國，菱

葦酒。華夷考曰：菱葦，葉似苦笋，殼厚性柔軟，結子如荔。犀。象。黑熊。充貢。火雞。華夷考曰：出滿刺加，大

吐氣亦煙，餖也。子如鵝胎，殼厚踰重錢。鸚鵡，唐時或斑或白。烏夷採爲飲，盡見者珍之。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爲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轉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刺，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灣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爲市，亦不甚藉商舶彼聞也。

啞齊

啞齊，卽蘇門答刺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王裝束類滿刺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閣百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島夷志曰：酋長人物修長，一日之間，必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畏服焉。田礲少熟，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貧民捕魚爲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徵其賦以爲常。其先爲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聚衆影略，遂王其地。舊唐書云：胡人牧駐，忽有獅子，人語曰：此山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胡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刃甚多，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

劫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爲王波斯拂林各遣兵唐永徽以來屢使朝貢唐書曰永徽二年朝貢自言有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強并諸國勝兵得四十萬唐永徽以來屢使朝貢唐書曰永徽二年朝貢自言有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實于理玄宗敕之使者其先爲白衣大食復辭曰國人只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獻方物拜果殺賜緋袍其先爲白衣大食至阿蒲羅拔以來爲黑衣大食唐書曰白衣大食有二種一盆尼未換二奚深未換殺兄自王下怨其忍爲王號黑衣大食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元中使者三人來朝悉拜中郎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遣僧西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貢舶歲通按宋史開寶元年遣使朝貢四年復貢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用金花五蒲希密附方物來獻咸平六年貢使摩尼對崇政殿持眞珠以獻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乞不給回賜上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厚加優賚景德元年使來值上元觀燈賜錢縱其宴飲四年使又至許徧詣苑囿寺觀泰岱汾陰竝許陪祀宋史車駕東封舶主陶婆離願執方物大中祥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遊覽泰岱汾陰竝許陪祀宋史車駕東封舶主陶婆離願執方物華年百三十歲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舶來王詔賜袍帶束帛建炎後以國費匱乏閉關謝貢大食竟修貢如故事則懷德者遠也宋史帝謂侍臣曰茶馬政廢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賜以答遠人之貢賦不絕遠人之貢賦不絕入明始稱蘇門答刺洪武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詔封爲蘇門答刺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曰能復讐者我與爲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吾學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刺以衆奔峭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頻至十年封其王子嗣王世

世朝貢不絕。數傳後。凡再易姓而爲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爲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爲能。呼語之曰。而牧象良苦。其爲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會議事。奴從主仗劍入。王居起尊嚴若神。而主跼蹐惟謹。奴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也。主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閒進曰。吾主行擁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閒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刃刺王。灑王頸血。爲主盥手。主兵柄在握。誰敢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白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裾前刺王。掖其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爲不道。吾殺之。吾爲若主。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酋股慄。無敢闕者。因誅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旣爲王。命奴代爲大將。隸以所部居亡何。奴弑王自立。是爲今王。於是大爲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勳貴不得帶劍上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摩地那山。

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膏勝樹山。閩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倒水上。燃之。能飛渡。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

椰嶼。在港口。嶼上恆曷水。舊唐書曰。大食王糾合亡急水灣。龍涎嶼。星槎勝覽曰。蘇門答刺。西去一畫。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翠藍嶼。門中皆可。退船傳聞。釋迦經。此大山浴。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水被竊。袈裟。佛云。後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此。此男女。今皆無衣。止樹葉。紉結而遮前後。

物產

寶石。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瑪瑙。格古論曰。非玉非石。堅而且。瑤。負喧錄曰。瑪瑙產有南北。南瑪瑙。琥珀。宋時玳瑁。犀角。象牙。雷聲。故古以爲器飾。鶴頂。琉璃。宋。以瓶及甕。照身鏡。梁四公子記云。扶南寶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鑿。龍涎香。聞。盛。物來獻。照身鏡。梁四公子記云。扶南寶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鑿。龍涎香。聞。得。龍涎。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常有雲氣出。山間土人。卽知其龍睡其下。更相守之。俟雲散。知龍已去。往求。必。品。一曰。汎水。一曰。滲沙。一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同龍出海。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滲入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磧。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花落。隨大魚吞之。腹中凝積多年。滲入沙中。久。卽脹。昂頭。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嚙。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亦重一錢。將。突。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嚙。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亦重一錢。將。淖。者。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熱。鑽入枯中。抽管。出其涎。引絲。不絕。驗。片。腦。宋時。安。息。木。香。本朝乳香。宋時。丁香。本朝。薔薇水。宋時。蘇合油。天鵝絨。本朝。網目。謂。鸕。爲。天。鵝。云。皮。小。而。能。服。飾。謂。被。卽。此。也。華。人。以。瑣。服。一。統。志。名。瑣。服。曰。又名。梭。兜。羅。絨。亦。毛。毳。織。成。長。者。每。正。至。駝。毛。絳。面。臥。雅。曰。駝。地。屈。足。漏。明。則。行。干。里。今。其。毛。絨。溫。厚。煖。於。狐。貉。極。堪。禦。寒。遇。夏。退。毛。至。盡。花。錦。宋。時。西。洋。布。闊。布。華。夷。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裘。成。宋。時。來。獻。花。錦。宋。時。西。洋。布。闊。布。華。夷。

考曰西洋布幅廣至四錫本朝賓鐵宋時蠟。臘肭臍即唐書所謂骨肭獸俗名海狗腎。燕窩胡椒星槎勝覽曰蔓附樹枝結椒葉垂如耳本朝充貢。石蜜唐書大食傳曰刻沒藥孩兒茶或作烏丁皆夷語無正字。血竭千年漿宋時。大茄子一統志曰樹高丈餘經三四十年不瘁無名異石灰番人以油鍊如蠶石嚼之如錫瓜星槎勝覽曰剖臭如爛蒜剖開如蠶屎宋太宗問蒲押陀黎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樹象蒲押陀黎曰象用蜜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犀操弓矢伺至射殺之小者不用弓矢可捕獲本朝充貢。象象媒誘至漸以繩繫駿馬唐書曰有千里鵝鵲。

交易

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入見進果幣于王王爲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星槎勝覽曰胡椒番秤一播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此國遊二錢○龍涎嶼香一兩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準中國銅錢九千價亦非輕。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成精其能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星槎勝覽名彭坑續文獻通考曰暹羅迤西。國竝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蔬果亦饒其城以木固之方廣可數里誅茆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珠爲圈束之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寢漓也俗漸好怪刻香木爲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

固門的里來朝并貢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壻也贅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貲爲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悲甚歸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卜爲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尙爲王每爲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苦之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傭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勝名蹟

石崖

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市崎嶇如柵寨

金山

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餘人採取月進王二十金

地盤山

織嘉文席處

狼賓

物產

沙金

卽金山所探者排沙揀金金末在鑄雖黃光閃爍視亦復類沙既煎乃始成塊

犀角

象牙

鶴頂

玳瑁

花錫

見一統志

沈香

見一統志

速香

朝本

充降香

片腦是狼賓所出嘉文席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踢去之織以爲席溫柔妍雅帖人肌夏

胡椒

充貢西國米

椰子

見一統志

檳榔

荳蔻

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

狹等身之外捲

燕窩

胡椒

充貢西國米

椰子

見一統志

檳榔

荳蔻

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

燕窩

胡椒

充貢西國米

椰子

見一統志

檳榔

荳蔻

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

燕窩

胡椒

長數丈。不值翦伐。可緣。犀象。繞數圍。狼賓出者爲多。

交易

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爲築舖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託宿焉。卽就舖中。以與國人爲市。舖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舖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幔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曾見王棄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菱葦。以刀刺之。又置烏簿。書浩大及祕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爲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猶中華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爲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磁器。都無匕筯。以手拈之而已。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酋好鬪。屢開疆隙。彭亨丁機宜之閒。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已。謀殺吉寧仁。其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爲祟。至今人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尙鬼。其固然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

物產

犀角。象牙。玳瑁。錫。片腦。蠟。嘉文席是東西竺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木繇布見星槎椒。

燕窩。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見星槎勝覽海菜。蓋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歲藉諸邦淡洋米以食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爲市。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丁機宜

丁機宜瓜哇屬國也。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柔佛點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動爲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爲城。王居旁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瓜哇。大率瓜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民間攜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輒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旅客至。以扶畱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曰。不敢畱殘。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爲持門戶。故生女勝男。

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

鐵釘嶼。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鱷魚嶼。亦以其形似鱷也。其水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

象牙。

黃蠟。

嘉文席。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榔。

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爲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爲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爲瓜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涵。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詣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衍。以石爲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爲思魯瓦。爲猪蠻。猪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猪蠻有次子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爲盜所劫。負之不能起。今爲那督。饒洞之後。爲金後。

山修竹成林。茉莉自花。不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彊者善射。逐獐鹿猿獠。火焙而食。飢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岸山。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吉里問山。與保老岸山相對。椒山。在猪牛郎山。頂聳五峯。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爲巴哪大山。

義里山。白嶼。即饒洞。望加黎洲。十餘里。外杜板村。元吉力石之港外。是塔寺。塔寺外有八節澗。元史曰。白嶼。即饒洞。望加黎洲。十餘里。外杜板村。元吉力石之港外。是塔寺。塔寺外有八節澗。元史曰。

杜馬班王府。下通奔大海。乃瓜哇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咽喉必爭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隨槍浦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產

金。銀。珠。犀角。象牙。玳瑁。沈香。檀香。降香。錫。銅鼓。龜筒。夷瓶。蠟椒。檳榔。椰子。血竭。豆蔻。萆撥。蘇木。犀。象。孔雀。火雞。鸚鵡。傾伽鳥。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瓜哇、而臣饒洞、蘇魯瓦、諸國、他國貨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次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貧邈、亦蕃盛之鄉也、向就水中爲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舖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爲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按水經註稱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居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自隨、或典衣、或持劍、或捧檣、檣盤王登舟、趺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刺舟、威儀甚盛、居民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盛食、以蕉葉爲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不淫、姦者論死、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慕之、問何以致此、或給

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焉。女人慕悅華人、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謔、第國禁甚嚴、無敢私通者。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羞澀欲走、然地饒沙、金、夷人攜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矣、鄰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必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卽烏籠里、彈、深處、幽澗、迴流、驅舟良苦、兩岸繁陰、木多拱抱、每夕景丹戎世力山、末那突大山、
班節系禮山、加會嶼、
曉雲禽聲四合、幾斷人腸、華商卽乘輿以行、未有不中道返者也。

物產

沙金

是金山出者夷人持往易每虛往實歸鶴頂者最多

降香

蠟

藤席紅白色閒雜而成

荇藤

文郎亦獨盛他國

華撥

獐皮

血竭

肉豆蔻

犀

孔雀

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舶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爲買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旣殂嫡子嗣立買哇柔人導之爲欺詐買貨輒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爲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夜臥不蓋體俗亦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爲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會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

頂有巨石石有竅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竅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頂人不敢臨

物產

檀香

獨盛他國

華撥

豆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星槎勝覽曰。商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論曰。滿刺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刺、彭亨、供茲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尙賒。而占雲屢出。未麗主客。獲染禁樹。夫固義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也。

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爲小國。而後寢大。晉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其地去漳爲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爲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翦而相續之。以爲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爲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爲壓冬。聚居澗內爲生活。漸至數萬。閒有削髮長子孫者。萬歷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敵裏系勝。征美洛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政和堂集曰。高肯爲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爲哨官。鄭振岳。爲通事。郭惟太等。爲兵。夷人偃息臥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酋以洩吾忿。勝則揚帆故鄉。卽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入臥內刺酋。持酋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

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爲交會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會既死。子郎雷貓客擁兵駐朔霧。馳回代立爲會。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會爲給糧以歸。致書及辭。重訴父冤。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識。另小書。用紅羅包裹。付賈舶攜來。內稱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况日本熟知敵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革回唐人。係是久住不安。生理。今之革者。因敝國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并究殺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舊年十月。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爲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潤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人。自備糧載。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交。送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弔在船桅。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書記二人報息。將而食臥。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人。盡行殺死。僅存巴禮。唐書記二人報息。將生端報。怨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爲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廓。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移澗。此閩撫非本心。率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行。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舍聚劉一街名爲澗內。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曾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番會築蓋鋪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戢自焚。固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於理。潘和五竟畱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卽嚴置以法。自茲覺既結。疑貳日深。夷益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自採金中貴。蠶尾四出。妄一男子張嶷。更爲新奇其說。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禁。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

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會言華無他。特奸人橫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自窮。便於還報耳。會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爲廠。如公署狀。會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爲丞設食。然氣豪甚。問丞曰。汝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生來。丞無以對。數目嶷。嶷云。此地皆金。不必問豆所自。蓋嶷欲借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大笑。會畱嶷。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爲戮於司寇。迺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悽死。嶷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國有啓疆意。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言今日之事。汝爲政。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寧爲石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錢。輒厚售之。卽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輒聽鬻去。家家無復寸錢。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卽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菜園。屯聚爲亂。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園。死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會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飢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然銅銃擊殺華人萬餘。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閒橫尸相枕。計捐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皇無主盟。又糧與刃俱乏。故搏手困窮。膏塗遠嶼。華人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有光炯燦。大地震動。每驚突自相觸殺。夷乘其斃而屠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陽九之均。

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酋善。輒冒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姻黨。網載乾沒云。三十三年有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畱者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國有大故。則酋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拘輕拘一婦女。歲時詣寺讖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鞭之數十。忍痛不敢言。夜畱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旣爲佛郎機所戕。輒崇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爲標牛厭之。標牛者。柵木爲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滿刺珈。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香山盤據。爲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金城雄其漚中矣。佛名。廣東通志曰。佛郎機素不通中國。王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灣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爲後具奏。皆言殘逆稱雄。逐其國主。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使臣。風飄到灣。往來親伺。熟我道塗。略買小兒。煮而食之。近日滿刺加國王。奏其奪國。讐殺等情。屠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卽驅逐。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詔從之。海道副使汪鏞。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遜去。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舶雜諸夷中。爲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晳。廣人能辨識之。○方言謂天爲西羅。日爲梭羅。風爲緜除。山爲文池。眞珠爲亞思。佛玳瑁爲實除。奴牙犀角爲亞里。高佛金爲阿羅。銀爲巴勞礁。

形勝名蹟

覆鼎山。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文武樓。遠望山容甚偉。故大崙山。華人與呂宋相。圭嶼。爲其山。居樹巔。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慮紅毛出沒。始築城。代統其內。大湖。圭嶼相類。半邊山。望之半。加溢城。初只以銃擊之。敵不敢窺。張疑所稱。機易山。想卽加江之譌耳。

物產

金。永樂時充貢。奸人所捉。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子花。卽吉蘇。影而唱金豆之說也。

交易

舟至。遣人馳詣酋。以幣爲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畱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釐隙而後。彼亦戒心於我。恐族類旣繁。後復爲亂。輒下令。每舶至。人只二百爲率。毋溢額。舶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覈。中流輒逃。回彼土。市名。濶內舊在城中。後旣猜嫌。改設城外新濶。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爲城。佛郎機以曾來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角之屬。未至港。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村落。所產皮角子花。玳瑁。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

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嶼。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螺蛤。

磨莖央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達。產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糧食處所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旣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爲婚媾。城戍儼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棠。以上俱呂宋屬國。佛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偏裨。爲政其間。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巴禮司。彼夷化諸國風俗。與呂宋靈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 高藥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子。曾目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衣。金銀錢鈔。錦紵絲紗羅器皿等物。王妃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三王者。東王爲長。西王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鱗次闕下。亦嚮化之篤也。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殂於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

滿三載、然後還國、遣使冊其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今賈舶到者、言其城據巉巖之巔、雅稱天險、疑是峒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山涂田瘠、閒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髮、纏阜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編竹爲布。時從蛟室中探珠滿袖、自成生涯云。

形勝名蹟

石崎山

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爲保障

犀角嶼

珠池

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物產

眞珠

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

玳瑁

本朝充貢

珠殼

本朝充貢

片腦

本朝充貢

番錫

本朝充貢

降香

本朝充貢

竹布

本朝充貢

縣布

本朝充貢

華茂

本朝充貢

黃蠟

本朝充貢

蘇木

本朝充貢

豆蔻

本朝充貢

鸚鵡

交易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爲質、以冀後日之重來。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貓里務 網巾礁老

貓里務，卽合貓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鄰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舩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爲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貓里務旣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舩往者，慮爲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

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小國見華人舟，蹙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礁老在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訥囉 班隘

沙瑤、訥哩、其地相連。訥哩、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畜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人一襲而止。男著皮履。婦人乃卻跣足。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鐙。衣服、卽錦綺。或甚奇細之布。必翦破服之。以衣服多爲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辯。築版爲城。豎木覆茅爲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刃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輒聽去。及期。妻子自送詣會。會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卽蚊罩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巖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子花

交易

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布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酋。亦有微贈。交易樸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譌爲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乘酒器。圖飾其外。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狼籍請降。赦其酋。令守舊爲政於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爲守。和蘭旣轉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善事吾。吾爲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頸故云。酋唯唯。又裨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汗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溯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遜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爲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旣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酋。逐之去。更立美洛居酋子爲嗣。自是每歲征鬪。遞爲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游說兩國閒。分萬老高山山半爲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竝雄茲土。

萬老高。即兩國分界處。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每檄致之委積充棟以待他壤之售民閒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東洋僅產於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攜貨有爲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怒。謂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睚眦。然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卽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爲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爲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拆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閒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囑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

禮拜寺。每祭用犧。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惡殺。民間不得食豬肉。食豬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夷人自號此山爲天下第一山。按于闐長腰嶼。毛文蠟。鯉魚塘。浮納招廟。神爲國初時，押工亡合葬於此。因廟食其地，買舶到，必屠牛烹雞，并獻茉莉花、紅花、梳篦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買亦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於足，俾圖墓前雞死，卽以謝神，亦大奇也。

物產

眞珠。本朝玳瑁。本朝瑤瑤。見一車渠。魏文帝賦曰：玉屬也多片。腦。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文萊國生，深自搖入夜，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間，承露日則藏根，柢間了黃蠟。本朝充貢。荖藤。不可得。蓋神物也。夷人俟夜靜，持革索就樹柢，牽束震撼，自落。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稱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密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於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無君長徭賦。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躡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椎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體。人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爲裏衣。而短者蒙其外。凡十餘襲。如舊帷。颺之以示豪侈。別去。仍掛於壁。裸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女年十五。斷齒。兩旁二齒。以此爲飾。手足則刺紋爲華美。衆社畢賀。費亦不資。貧者不任受賀。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宿。未明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壻家迎壻。壻始見女父母。或云。旣留爲壻。則投以一簪。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姪婦產門外。手拄兩杖。踞地而婉。遂浴子於清流焉。人死。以荆榛燒坎。刳尸烘之。環匍而哭。旣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地。乃悉汗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草青爲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早耕。名山記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穀種落地。則禁殺人。謂行好事從天公乞耕。禾熟拔其穰粒比中華。稍長。飯食比收稻訖。乃標竹竿於路。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卽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歷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橫階。陞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壘團坐。酌以竹筒。時起跳舞。口烏烏若

歌曲焉。其人精用鏢。竹槩鐵鏃。長五尺九咫。鈔甚。攜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羣出。則約百許人。卽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旨噉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雞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猶傳爲寶。富者至掇數枚。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艚港飄至。遂往以爲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璜山。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縣鑠沙巴里。大幫坑。大圓堯港。

物產

薏苡。漳名番薏。以其自東番攜來也。異物志曰。甘薏似芋。亦有巨魁。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充糧。糧是椰。佛手柑。酒。名山記曰。米甘香。採苦草雜鹿。名山記曰。鹿。俟俟。千百爲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

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隨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自疎莽有韻。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既折入于系蠟。已非貢夷之舊。直蒙故號與相羈縻而已。蘇祿、婆羅、賈類藏珠。會均執玉。異防風之後至。同儷日之齊翻。宜其久也。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

